珂雪齋近集

珂雪齋近集卷之八

公安 小脩 袁中道著

祭孔令君文 代

哀哉如公之不壽與不可解予等與欲詰之造物而無由者公既取科第茹蓼之苦受于五十年前而食蔗之樂宜安享于五十年後者而今殊不然此其不可解者一公之爲慈父母也合一邑而乳哺之至如催科一事往年鞭朴無遺力公至而輸將惟恐後軫念小民若將傷之諺云千人所祝豈不蒙福仁者之壽非公家司寇語耶而今若此此其不可解者二公

雖居公有如寒士自常祿以外纖毫不取政成三年而囊橐如洗不能名一錢夫嗇取于人者宜豐其祉于天而今也尚書虎爪之板幾下而先巳不祿此其不可解者三公貧用甚淡膻腥之味不薦于前粉黛之姬不列于室飽伊蒲如頭陀妻禪悅如衲子𣏌合長生養年之旨而竟亦不壽此其不可解者四天乎第矣第而永榮之可也不然不第矣而使之安享故里考終正寢亦可也胡爲乎嗇之數十年而曉弓一第甫得一第不數年而卒于官歷黃牛白馬之波而始得至赤甲白鹽之下蕭蕭丹旐茲茲煙水路人猶

爲下泣而况受其恩紀者乎此其不可解者五試以此五不可解者問之造物不知造物將何以應也邑中否運漸至去年失袁中郎今年又失慈父母天乎不令爲善者息耶前年予等計偕賂中郎詰所以得賢父母之故中郎曰予以邑事廢弛之甚曾乞一制科于當事者當事者諾之然實不熱孔令君無專乞意也令尹宜爲司理而掾史舞文寘之令籍中唱名時令君以宜爲司理意白之當事當事者心知受掾史欺托袁中郎相乞之意以解即予亦竟不復明之也中郎言之予等始知之然予等知之而公仍未知

也今且逝矣夫公宜爲司理矣乃得令又得公安令以百孔千瘡之邑三年勞瘁神傷體憊邑民何幸而公則已苦矣此造物之尤不可解者也意者惟蘭玉在堂將來聯翩取科第以報善人耶歲云暮矣一杌寒雪予等祖送國門涕淚如雨哀哉哀哉尚饗

告十弟簡田文

萬曆辛亥十一月之吉愚兄中道謹告于簡田十弟之靈曰哀哉吾弟人誰不死誰無夭折獨汝旣舉孝廉先七十餘歲老母而死使其乍慶乍吊如登樓去梯此幾許苦痛也况變出意外家道貧窘乃以汝所

制伯母之棺先以瘞汝此棺係汝三千里外硯田舌耕所得奔波年載乃成茲事汝自謂祿養尚遙恐老人難待借此聊申人子一念誰知今日汝先將去愚兄知汝雖在九泉亦必斷腸傷心千刼不化也已矣已矣哀哉吾弟豈謂汝直心爽懷乃得此酷報耶愚兄家貧不能代汝市一佳木中有深愧又恐老人當此光景未能久延不得已以十三金易一棺以備緩急設伯母壽考未艾愚兄稍有寸進必當市一佳木以慰汝心決不食言其汝所留市棺之資及少吊賻付素心親家掌管稍得利息供八口饘粥有我及諸

異姓兄弟在决不令汝孤孀十分凄凉汝若有知稍自排豁哀哉吾弟言與淚俱弟其鑒之

告中郎兄文

萬曆壬子五月初一日弟中道敬以葵蔬之具致祭于六休兄之靈曰哀哉吾兄去世之期已歷三紀而弟尚無一言哭吾兄也弟非不言也自兄庚戌九月初六日下世弟于初九日得血疾幾至不起醫者云鬱極所致一哭必大嘔不止有性命憂弟以兄爲命相隨地下快矣何更求生而又有不得不求生者則以堂上有太人也大人年已七十初喪伯脩旣喪吾

兄弟又溘先朝露今老人何以爲懷弟是以勉强排遣藥餌不效則走之玉泉山中看山聽泉期日久日忘以消此苦懷厥宿疾不發凡一年餘弟始有生望而大人以哭子斷腸逝矣痛哉痛哉大人旣逝弟料理後事及營功德完始念子職粗盡乃敢爲一言以哭吾兄哭吾兄而觸舊病而兆隨大人與兄于地下猶羽化也嗚呼吾兄三不朽事業巳成而浸浸乎其未有涯也乃遽逝耶以出世則得千古不傳之髓而盡離蓋纏以用世則圖不見不聞之功而盡泯朕迹以垂世則傳古人循詞之神而盡去剿襲此弟所深

知而兄所自負者也學問兼悟備矣而或疑其道不勝習營綜兼明贍矣而或疑其嬾不耐事詩文極清新矣而或疑其以才軼法此亦弟所深知而兄所不自白者也自巳酉冬庚戌春秋半載時時聚首論學則常云須以敬持以澹守論用世則常云須耐煩生事厭事等病論詩文則常云我近日始稍進覺往時大披露少蘊藉此則弟獨知之而兄所爲日新而不已者也不息者道無盡者生經歷諸位磨鍊習氣天上人間隨意寄托何憾何憾世間父子兄弟寧有異情但兄于弟知己感恩更自不同追思種種爲弟之

語或以溺愛溢美弟不敢遽信而亦不敢不勉顧資學俱劣百分不及兄而懶不耐事之迹則肖之近日家難體復多病雙眼以出淚過多不能看細字略思慮心中怔忡不寧如人捕狀雙膝常苦寒夜則恃鼠子爲伴每應酬少勞則火從兩頰起滿大宅間發血疾結習所使惟看山色聽泉聲則沉痾爲之一洗以此遵兄遺命于玉泉脩一蘭若祠兄而已脩靜其中念種種業緣于此生總似啖㔃吞椒近更欲留色身教養後生有所闡發補二兄最後一段光明故急走入山玉泉精舍已有次第尚平平耳清溪水色如碧

玉甦死諸山如破雲裂霞兜如向所見李大將軍青
綠山水視吳越諸山便如妖姬之視老嫗鹿苑尤奇
有七渡流水至寺即陸法和舊邸因山爲墻前後有
山穴爲門戶使得兄寓目賚以妙墨不知山川作何
等暎發惜不令兄見之彭年詩文大有驚人語雖微
有冶習無損英特第二男已作虎子跳地矣家計粗
安無可慮者今束裝入山玉泉舊傳爲諸僊翔集之
處幽明雖隔兄必來止弟尚不寂寞也嗚呼哀哉

上林苑監公心印墓石銘

萬曆戊子中郎舉于鄉時年二十弓年十九尚共君

長安荷葉山舊第滹河魯鴻臚印山偕其子心印來稱賀時心印又少予三歲肌如玉雪鬒髮脩眉娟好可愛癸卯予舉于鄉去戊子十六年予訪印山父子于滹河里第心印肥碩強壯松停栢峙居然偉丈夫較前蒼老且愈沉靜少時頗疑其非壽者相今可無虞心竊喜會其子已成長未婚予有弱息遂字焉蓋魯氏世豐厚然取息甚輕里人無怨印山以文酒自適有花木園亭之娛興致翩翩不俗而心印眞淳篤實渾厚細密生男穎慧又知向學予知魯氏之澤未衰故欣然締好丁夫予下第寓漁陽則印山已辭世

予從漁陽歸聞心印病甚不數月而父子相繼亡矣傷哉心印性靜定寡咲言不好玩弄長日靜坐旁絕妻媵頗知節嗇暗與養生之旨合而不壽可嘆也少能文印山翁艱子息不令其苦學遂入貲為上林署丞印山翁去世心印哭之過慟病緣此又甚可憫公諱　號心印其先為承天景陵人有魯文秀者為祭酒魯文恪公弟以貢司訓澧陽遂家焉宅于涔水至西溪公始大饒印山起家諸生業不就入貲為京秩稍顯貴矣先世皆有隱君子之德後之人知向學魯氏其未艾也公生于萬曆壬辰卒于萬曆戊申得

年僅四十七父即印山翁毋　氏妻劉氏司農大夫
福井先生女孫男一名焞即予婿女某某今以戊申
臘月三十日葬于馬湖之陽公與予髫年相與又爲
至戚且有隱德焉是皆可銘銘曰
靜者延胡無年仁者延胡不全豈其天

袁母鍾太孺人墓誌銘

先王父左溪公弟爲松峰公兩王父慷慨然諾周人
之急其德相若其少壯艱子而晚得令子亦相若也
嫡或後字或不字而側室生丈夫子各一人又相若
生予父者爲余氏姑生予叔者爲姑其賢又相若也

先王父嫡于丘而余姑事之得其歡心先叔王父嫡于田而姑事之亦得其歡心其婉順相若先王父之嫡久厭其家政而以余姑代先叔王父之嫡久亦厭其家政而以姑代其才相若嫡晚生子而乳嫡之子如其子嫡無子而乳他姬之子如其子其不妬相若先王父即世而予父不知有家得下帷讀書補博士弟子員先叔王父即世而予叔不知有家得下帷讀書補博士弟子員其毋儀相若及其老而強健疊見諸孫成立余姑及見予輩成立并予輩子姑及見宗伯弟輩成立并宗伯弟輩子其福祉又相若年皆至

八十余安詳而逝神明不亂若有道者其考終又相若也嗟呼袁氏之興皆有賢母焉世道日降而彊悍嫉妬則相若耳鳳靡鸞吪鴟梟叢集可嘆也按狀姑笄而事松峰公後生子叔一人名錦諸生孫二人名宗伯諸生宗夔儒士孫女一人適曹近臣曾孫五人詹生逵生樂生永生衛生曾孫女二人皆幼姑生于嘉靖壬辰年三月初一日卒于萬曆庚戌年九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九今以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祔葬于松峰公之側而侄孫中道爲之銘銘曰

蘭生香石生堅姑之賢本于天德無虧壽亦全懿行

在形管編鬱葱葱嘆此阡名與銘億萬年

玉泉寺十方禪堂碑文

萬曆中去當陽玉泉之一舍許沮漳合流之間有居士名曰乘舟字慈航姓任氏初爲豪俠自喜之行後乃頓改初服歸心三寶以其居爲粥飯舍以待四方之行脚者壬寅歲西川黄太史平倩先生公安袁吏部中郎先生訪無跡法師于玉泉過居士之廬目睹其脩檀度也而嘉之且謂之曰玉泉爲天下四絶之一今法門草深矣即行脚者竟無一栖息之處居士何不以此願迴施于堆藍勝地庶垂永久乎居士合

瓜曰諾是時庚門法師無跡方有勝願脩玉泉大殿居士亦與效一臂之力殿垂成矣居士乃謀于玉泉住持于殿之右有空閒處薙草去石以爲菴基取黄袁二公及諸宰官居士所檀者遂先立十方堂一處十方行脚者始有寧宇并鬻田四百餘畝以爲供衆資行之數年居然藥山往日僧鄉光景矣居士復嘆曰自大殿脩成金像紺容光明照耀佛寶具矣十方菴成往來龍象絡繹不絕僧寶集矣夫未有三寶不全而可以成阿練若者乃備資糧與無跡法孫法宣入京同請龍藏時無跡法門白衣弟子宋侍中得無

跡老人書多方效力遂得如願自是法寶燦然畢萃
矣三寶旣具叢林一新即垂之千百年可以不毀而
居士念年已遲暮恐前後不相繼有負宿願覓所以
不朽者于予予曰斯地也爲十方設也諸宰官居士
不得而有也玉泉常住不得而有也佛慈航居士亦
不得而有也夫諸宰官居士㪅行檀度于十方即有
結白社之緣者豈乏買山之資而戀戀此一袈裟地
爲也故曰宰官居士不得而有也玉泉香火之田自
前代以來于今不絶則袈裟院中各有資生之業旣
無一粒一蔬以及十方而諸宰官居士所共設以待

十方人者又可認爲寺中物乎故曰即玉泉常住亦不得而有也十方堂之設雖慈航有所檀施而諸宰官之檀施爲多慈航因而卒成之耳既爲十方常住即當擇十方之高賢爲主而已不與焉蓋古人創脩一處必不久居不惟一餐一宿桑門遺風亦以避借他自利之嫌故也故曰即慈航居士亦不得而有也夫今之檀施宰官居士固皆深信因果者也其有指既捐之財爲已物者固萬萬無有設異世之後宰官居士之子若孫有不識祖父遺意而妄認一草一木者予以謂佛法不容也即王法亦不容也今玉泉見

在本寺之僧亦皆知有因果者也其有指十方之叢林爲本寺物者固萬萬無有設異世之後相繼之比丘弟子有懷貪心而認十方之一草一木以爲巳寺有者乎以謂佛法不容也卽王法亦不容也今慈航居士任氏俗門之子任亦皆知有因果者也卽居士之施于僧者俗不得與而况非居士一人之施乎則其胛睨助道之資破壞和合之衆者固萬萬無有設易世之後任氏之子姓有懷貪心而竊認一草一木以爲任氏物者乎以謂佛法不容也卽王法亦不容也夫明有護持幽有鬼神今宰官居士固爲此地金

湯後之相繼者豈無人乎敢有紊十方法堂規制者三尺具在誰能庇之此明有護持不可干也夫此地非武安王精靈顯赫地獄王無所不在而實宅神于此且職司護法誰能容壞法之人考之雲溪友議載玉泉有三郎祠即關三郎也人之誠敬者彷彿似睹之廚中先嘗食者頃刻掌痕出其面雖近時不閒聆釁而寘寘誅殛實屬神威如徃年乾沒玉泉大殿貲財立取凶夷者可鑒也此幽有鬼神不可犯也以此覬之即有欲爲菴中之蠹者且將息心焉諸蠹既絕而慈航惟擇一十方高僧以授之以完黃袁二先生

付囑遺意卽與浩刼同久可也何必别求所以不朽
也哉會慈舫來覓記于予予遂書此意以勒之石并
以告見在未來若僧若俗知有因果者云

普仰寺大士殿乞檀文

天下名勝無如東南之秣陵虎林夫秣陵虎林之所
以稱勝者非獨以其金湯壯麗閭井殷盛已也實以
山川秀媚甲于天下乃其山川秀媚所以甲于天下
者又不獨以其叠叠之山湛湛之水已也實以鷲頭
鶴林之寶地赤花青豆之精廬項背相望粧點湖山
假使秣陵無長干天界牛頭燕子諸剎則秣陵不勝

矣假使虎林無上下天竺龍井淨慈諸刹則虎林不勝矣楚中江陵沙市其地殷富爲五方之大湊不下于秣陵虎林即無東南層峰叠嶂而大江之衆滎洄曲抱九十九洲星列碁布乃世之游人客子譚吳越則色飛而譚沙市則黯然者何也夫有之以實實鄰俗無之用虛虛鄰清沙市士有社商有屋工有肆止有居客有郵實之以爲用者可謂備矣獨爲佛舍者僅二而日汗之側之所謂無用之用清虛之境爲河山浣洗俗氣者何其蕭然也則其遠不及秣陵虎林也固宜今夫人面之有眉至無用也其不如目司視

耳司聽鼻司臭舌司嘗之有用也審矣而眉乃以其無用者踞于耳目口鼻之上而獨處其尊有美丈夫于此以爲吾有耳目口鼻足矣安所需無用之眉而剪除之汗垢之有不至投礫者乎沙市固輿地中之美丈夫也士農工商各有寧居諸根備矣獨普仰龍堂三寺爲沙市面上之雙眉而今者日以殘破夷削甚且有如眉裹于巾幘之中而不復舒至于普仰大士一殿以喧襍故致付南陵使者眉嫵既壞不復成妍沙市日就寖陋亦覽勝者所深惜也夫因果之說聚沙剪楮皆爲勝因無俟言矣即以一方形勝竟無

一但蘭若以爲瞻敬衍息之地眞成閑典顧同緣者即捐所剩莊嚴鴨脚大士舊日道場爲此方脩飾眉宇得如秣陵虎林之萬一則幸甚矣

募鑄沙市觀音閣丈六金身疏

沙頭接引之塔于梵教爲窣堵坡于吾教爲文宿有老耆舊云此地若舟塔若帆趨于江若掛帆而去者須得一丈六金身作鎭乃可以留屯冲氣含貯靈脉不惟像教不至消歇即宦此士此者虎爪之扳頻來尺木之翁相望恒必由之且夫石函鐵券神州天府玉海金堤東南上都琵琶鼾鼾措大鯽魚豈不殷盛

邇年以來漸虞淪落若夫煌煌朱邸槁易秋蓬赫赫
黃扉燼速流火下至龍門頻點鴈塔稀題艮由載輕
不禁浪泊江門不扃地肺橫搖非人天道師宿願深
弘必不能鎮礎浮嚚禪壓大地時有脩徧吉行者欣
然以爲己任且謂此地精銅如土不减南山海內靈
相從茲冶鑄者項背相屬而境內闕焉何知出聚沙
童子下也予偶過塔下聞而善之拜書其事以告行
檀度者

龍堂寺藏經閣乞檀文

釋家正法雖衰象法猶存其蹂踐狼籍汚穢荒蕪未

有若沙市之龍堂者也寺舊有藏寺僧欲脩閣貯之予問之曰閣之成不難但不知閣成之後諸比丘能不以五辛氣薰蒸此閣能不秉沉酗入此閣否僧曰近日諸僧粗知戒相若閣旣成而破律如故者王法律法俱所不容予又問之曰能不使無知商賈携妓來游閣下汚三寶地否僧曰閣成卽設禁約亦可止也予又問之曰能不使措大帥諸猢猻占作書房抄竊貝葉否僧曰近日諸賢亦知護法卽有欲占作書房者寧不惜身命守之可無慮也予曰能如是乎予之疏

當陽報恩寺募藏經文

佛法僧三者如六三點非一非三至乎後世金銅土木即佛也圓頂方袍即僧也楮墨文字即經也未有三者不具而可稱阿蘭若者名寺大刹法藏凋殘者年高僧多請於　上方煌煌貝葉傳之不朽若今之時可謂盛矣即深山邃谷中有志衲子亦多以具典不具爲憾予以此知佛法之漸明也或曰學佛在悉求耳不立文字曷取文字予曰古之悟道者多由文字圭峰從圓覺發悟玄沙從楞嚴發悟如此類者甚多文字何礙人自爲文字礙耳玉泉已有藏獨報恩

闕焉老衲閱空戒德精嚴居報恩百廢俱興予所謂
有志衲子是也夫脩一切功德者須得其人乃能成
如意果幸有閱空能爲人作福田布種植根亟其時
也行檀度者其速成之無怠

當陽紫蓋寺講經檀文

蓋聞大道虛玄雖超文字而此方教體實用音聲故
宗說兼通行解並進如鳥兩翼如車兩輪歷代以來
無偏廢者至于今日雖祖庭秋晚法堂草深而講席
之盛莫如神京名理之傳旁逮吳越惟遐方與漢此
道闕焉在守儒家之三尺者不難用丸泥塞其門戶

而一二有識者則又謂補偏救弊王道之所不廢何
者三教門庭不同歸于便人爲善故貝典之說不惟
性命之旨可以超出塵勞即因果之說亦可化導頑
冥懲噎廢食豈通論與當陽紫蓋寺者峰巒泉壑荆
郢間一洞天也始則葛仙公煉丹竈三芝九籥之秘
繼則天皇悟雨法傳一花五葉之宗盛衰遞遷久矣
凋謝邇年以來一二開士漸脩律儀屏浮囂之可珍
知德瓶之足寶鴟夷絶跡狺狺不閧且也登其殿則
聖相爛浮檀之金啟其閣則貝葉標銀印之記三寶
粗具綵若改觀乎以撥雲瞻嶺憩于三藏閣下偶語

開士曰聖朝須此靈文非徒東之高閣正欲往山衲
子備此法雨溉彼心畦且令聞者見者一歷耳根永
爲道種若何重重扃閉付之肵望巳也諸開士云微
居士言僧等固欲請之屬有所需未能也予歸未及
年而山中道侶過我椒園以講事見詢且曰資糧粗
備不敢辭十方之檀而亦可不全資于檀考時可矣
予曰時乎時乎此中有異緣焉葢有大護法之宰官
有眞說法之沙門然後可以成此勝事今邑侯以菩
薩心行方便事參王法以佛法寓出世于治世教中
金湯非公而誰所謂大護法者非歟至于本邑慶問

法師古之生肇類也南北經筵隨地開法今者有高謝塵囂歸隱空谷彼非如麏獨跳不顧後羣者若慇懃啟請必不憚宣揚自當使天花亂澍頑石頭點所謂真說法者亦其人矣君一二士大夫般若甚深解悟已久深厭塵土醉心煙霞俟講席甫開之日必且尋桃花而問津分青豆以半座予是時亦當從邑中師儒孝廉文學之後觀龍象之蹴踏聆箭鋒之交注則真能聽法者亦自有人焉此予所謂異緣者也時乎時乎不可失也諸開士欣然如命乃定以初春之吉肇興盛事而令予書其顛末以告十方諸檀越云

荊州天皇護國寺募接待檀文

唐初荊南有二寺一名天皇寺一名天王寺其任持二人皆名道悟居城西天王寺者嗣馬祖其法嗣爲龍潭信信後爲德山鑒自德山一棒如雲如雨至今鼎州香火之盛甲于天下而不知一瓣香尚當屬之今西城天王寺也其居城東天皇寺者嗣石頭其法嗣爲慧眞文賁幽閒卽今城東護國寺是也傳燈錄不深考乃以天王天皇合爲一寺二道悟合爲一人而以龍潭德山爲天皇道悟之脉謬矣今城西天王寺久已不存而屹然獨峙惟天皇寺耳昔盛今衰可

慨也哉袁子曰人知釋之福儒而不知儒之能庇釋也茲寺之在梁也張僧繇畫十哲于壁人頗疑之及魏人滅法毀教江南諸刹無得免者寺竟以先哲免難此儒能庇釋之明驗也今寺漸荒落法堂前草深一丈去天皇唔時光景遠矣夫近時之士大夫皆誦法孔氏者也所望創僧廬市僧田以招致撥草瞻風諸能象者亦惟誦法孔子諸賢是賴則儒之能庇釋也不信然哉若夫佛之庇儒與庇一切有情大恩難報鴻毛丘山兮不復言之矣

重脩義堂寺檀文

邑之勝萃于里里之勝萃于先人墓田之間先人墓田之間有古刹焉雄峙于蒼山碧水之中亦勝跡也自伯脩爲諸生時從父叔伏臘上冢墓見其傾圮輒懷脩葺之志及出任爲從官其志益堅然欲待官稍高祿稍厚時成之已而伯脩往矣十五年之間卽先人馬鬣之處華表翁仲闕然無有況能及佛舍乎蓋忽然無異電光之一耀也予少有奇氣每見此刹輒自念我不久當富貴或爲國家邉陲上建少功業盡以上方所賜緡錢及每歲祿入脩葺此地請于 朝易以報本之額以資先夫人冥福然後辭將相印歸

田向寺前銀杏樹下作一老頭陀此予志也今予之顛毛亦既種種矣天下事可復知乎顧此刹不獨伯脩中郎及予願脩葺之也自吾叔蘭澤雲澤先生携諸弟來此脩業皆欲脩而皆有所待夫待之誠是矣必有所待而後成乎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伯脩不既貴顯乎而猶然抱空願也故曰需者事之下也今族中里中衣冠日盛而剎中又多戒僧以其時考之則可矣顧其費不訾非一人一家一族一方一邑之所能辦也用重者舉輕豈不然乎乃分遣戒僧乞于四方之大檀越焉若夫前因後果之說信而有徵予

不復言之矣

當陽玉泉寺柴紫菴募接待田文

柴紫菴在玉泉寺右掖別開一嶂其中有堂祠法門金湯有功德于玉泉者若黃平倩先生及予伯兄伯脩仲兄中郎諸公其闢山卜築則予以綿力爲之者也旣落成以付之度門跡公之孫玄徹宣逾年玄徹告我曰凡蘭若者具三寶者也今佛殿脩矣藏典備矣獨往來雲水聖賢尚無一粥飯棲息之地山僧欵竭力募數百畝田以贍行者謹詠之居士予乃語之曰宣上人爾祖起自草萊徒步上國立談而使玉泉

頽墮之梵宮化爲寶地珠林至于汝又何難寘數百畝之田爲十方齋飯資也哉良工之子耻不爲箕勉之矣上人色力强健更事營綜極密而于財利纖毫不苟是可以作十方主人者予嘉其志美其事而更以告之行擅度者云

募脩油口武安王廟文

千古忠烈之鬼其靈爽爭如王者王雖事蜀起晉而半生精力皆盡于荆則王之神雖無所不遍而荆尤忠魂所樂棲之地也荆之祠王也宜當烏林之役以後貽烈棲身公安而屯兵于邑之油河口令之孱陵

城卽孫夫人築也王業艱難之始王與諸將同心戮力枕戈待旦之處尤忠魂之所不能忘者則油口之祠王也尤宜且油水發源自石山至公安出江漢時尚爲巨浸桑欽著水經列于水牒今雖淤塞而三國之遺跡尚存則王之廟其從來遠矣今近江亦有呂蒙廟一圮之後竟無一人發心倡葺之者而王之廟自漢以來屢壞屢葺一順一逆向背昭然人心之不死可見今王之廟又漸圮矣王之靈爽千年常在而公安顯忠慕義之良心亦必不隨油水而俱塞其共成之哉

募脩刻木觀殿文

丁蘭者河內人也母没蘭以木刻母貌祀之甚靈𡻕
愠𦘦色隣人借鍬蘭適他出妻稟之母母色不允妻
辭之隣人知其故過扶木人蘭歸見母貌不怡訊之
妻大怒手刃其隣人事聞于官逮之蘭辭木人木人
墮淚逮者以聞官衿而貸之遂上聞于朝竟荷朝奬
天下以其孝格鬼神相與屍而祝之至于今不絶𡘋
該三教不宜專屬之道門第以至德精誠上帝所歆
諸仙所重即屬之道門可也此觀之所由起也里中
舊有觀殿堂巳圮先舅靜亭公施屋一所議拆去樹

立而舅氏亡矣表弟晦伯等不忘父志竟如原議有丁公不没其親之遺意焉萸繕脩之費尚自蕭然不能無望于孝子仁人蓋二氏之說儒者之所不諱故其不施也非慳也以衛教也今大孝烝嘗之所爲儒門之所首重正諸儒攘臂捐財時也急相與共出金錢刃幣以廣大其室宇而恢廓其垣墉使一邑之人皆曰儒者之舉動果何如哉向爲闢邪則主慳今爲崇孝則主施慳施得宜所以爲儒者也是疏出而緇發一邑孝子之心舉數十年鬱而未施之財秉此可施當施不忍不施之處而盡出之此一片地當與灌

龍青羊諸處同一華整矣何幸如之

募修大林寺禪堂小引

謂予與廬山有緣耶生四十五年矣尚未見此山眞面目也謂無緣耶而山泉之勝常歷耳根即今下大林如來金相曾與效一臂之力雖謂之有緣可也予棲心香光之業久矣安知非遠公舊法眷也得天根居士書幷讀其疏益令人神往是必山水淸靈之處有必不可無此一結構者當其目矚心怡之時有君饑渴之于飲食惟恐其成之不速也會心山水者當向此趣予雖貧不難典衣鬻書以供大廈一木其他

愛山水弁深信因果者幸助成之

募沙市大江南岸草菴文

大江之險甲于天下非漢水黃河可比猛風乍起渡者多致不戒可怖可愍第大江誠險而人多迫之以郎于險何者當江風大起時渡者徘徊江干勢無復歸之理而又無棲息之處小人輕命郎冒風以渡故致有不戒使江上有一棲息之地晝食夜眠則亦候風微以渡不徑登舟何至沉溺予居舟最久頗知風候凡風起大者或七晝夜不休然鷄鳴時其勢必少衰至辰巳時復健故渡者息于此候鷄鳴渡江郎百

不失一然則此一片地數間屋成不知每歲拯多少
生命所關非淺凡營功德當于急者往時苦册小邑
郷君次江懇之陳君鳳宇作兩大艑渡者稱便若再
有一巷可候風則大江雖險而人事皆備無有迫之
以即于險者此亦一大快也念淨居士與今十方巷
王川公大有此志造巷比造舟費更少其事必易成
陰德勝果之說皆此中人所常聞必有大發心者子
姑書之以告

書青蓮菴册

嗟呼予又何忍見此册也追思瓢杓之語予每言及

吾兄未嘗不粲然一哭而今已矣椰浪湖中六載匯牀東西南北形影相逐皆如夢中事矣予又何忍見此册也册中所言叮嚀若此而顯公猶有飄然遠去之意夫顯公果有飄然遠去之意是以逝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即顯公留矣止于碧酣而不以遺命所捐之地眞一精藍是亦以逝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即顯公眞精藍矣而吾輩不爲作緣不爲護持是亦以逝者待逝者也不可也夫顯公以逝者待逝者不過于故交之誼有損耳若吾輩以逝者待逝者是爲不弟不孝不仁如是雖欲不留顯公不共成其精藍與護

持之也又烏忍耶且此地之來也予與祈年姪受直者也不得而有也卽彭年姪亦爲先人已捐之土而已奉其遺命者也不得而有也則已非袁氏物也乃顯公及十方物也雖然袁氏雖不得而有之而其祠于如來之旁者乃袁氏之爲父兄也伯叔也袁氏雖不得而有之又安得而不護持之也耶必也顯公主此菴袁氏世世護持此菴始爲不以逝者待逝者耳若夫深信因果之士以此爲白社因而助成之護持之也又何幸如之

書鄰漁子冊

昔通人李溫陵有詩云漢濱有父老試語藏身訣因作詩寄之曰漢濱父老多奇訣數語雖存名不存溫陵見而領之蓋楚之隱君子雖多而姓名俱隱者其隱最貴自漢濱父老而外屈大夫所遇之漁父亦其一也屈子不得不憂漁父不得不樂屈子不幸而留名漁父幸而不著名然隱君漁父清貴已極矣令人懷想景行而不能自已者也今汪君有隱德而匿跡于市廛且自號曰隣漁其有漁父之思乎夫隱者心隱也何分煙波何分市肆大隱居市汪君近之矣

書怡山蓮社圖後

古德云未有久住不行未有久行不住者遠公結社廬山不過虎溪數十年住可為久矣然考其從安公南游樊沔時安公為秦將朱序留之襄陽遂分遣徒侶各隨所之遠公乃始卓錫當陽今當陽之龍泉精舍是也從當陽之公安今之二聖寺舊為安遠寺是也其後悅廬山之勝乃懷終焉之志則久于行而後住者今怡山遍參已久年漸老大色力亦不甚健乃繪此圖自隨亦有久行思住之意焉豈其欲覓遠公之遺趾遵遠公之遺事脩香光之業乎效遠公者既荷筆木前往效劉遺民者且繼踵來矣謹書以訂

書月公冊

昔晤龍湖老人于通州予問當如何作工夫龍湖曰參話頭予曰某子甲半生參話頭而了無消息者何也龍湖曰不解起疑也夫疑爲學道者之寶疑大則悟亦大予近來尚有餘疑可惜不遇大作家痛與鍛劇一番耳予心佩其言見世之道者終日恬然其稍敏捷者隨口領略自謂已得始知老子所謂不解起疑者眞可見也古人云薄福之人不生于疑又云不疑言句是謂大病今看古人因緣其穿鑿者無論矣稍有所見淺者作逗塞情識會深者作探竿影草會

作仙人手中扇會遠之遠矣疑者參之實也理者參之譬也所悟在理必不得力從門入者不是家珎耳月湖心地甚淨戒行甚穩講經論極精細而其中尤有不能自安者蓋亦有大疑也若盡擲去筭沙諸事而不受盲師輕爲點破則將來人天一隻眼矣何幸親見之

書瑞雲老衲册

瑞雲祥公肇跡本邑南北遍叅已而住錫龍蓋山下邑大司馬王公及諸賢士大夫見而慕其宗風相與挽留之遂爲結菴以居造像施經粲然具備即祥公

亦捨百城之志定交木上座矣古人所謂未有久行而不住者也往年予偕曾太史及王氏諸昆過其菴中見其居山水之湊欣然留連不忍捨去及見祥公冒守乃知其爲脩徧吉行者今年祥公過公安視前老矣太史已化去而惟老衲巋然如故感惜傷今忽忽忽夢予謂祥公曰住山事體廢興主人旣創之不必慮其後也獨出家一番原爲續佛慧燈老衲向來徧參宗旨畢竟如何祥公曰山僧口門窄煩居士代一轉語予乃朗吟曰石牛面北走木馬向南征龍蓋天邊去瀟林水上行祥公曰居士又爲虛空安耳穴

矣相與撫掌大咲因喜而識之并以爲贈

書見微請經冊

雪照道人自江左來晤予于篔簹谷道人云江左諸公發明格物尚未見親切不知居士作何意旨予曰我解格物只用家常茶飯實無新奇孔子所云學問思辨篤行即格物入手處也質之佛學可以水乳合者不即文字不離文字非博學乎南北遍參三上九到非審問乎研究至理以悟爲則非慎思乎大悟十八遍小悟不計數非明辨乎如理而行行解相應非篤行乎即大慧中峰教人提話頭亦止是慎思中一

件事也然下手亦須博學古人千經萬論諸佛心印在其中可以起疑可以入悟故圭峰自圓覺入玄沙自楞嚴入此便是從文字入道榜様也雪照領之雪照之徒見徵聞之若有當于心者曰學既不博問何由審遂附冊下江左請經

書葛洪井上毘盧閣造像冊

謂佛仙無二乎楞嚴所云十種仙者皆爲外道謂佛仙有二乎而劉向所記列仙傳中其七十人已在佛經則佛之示跡于仙者又未可以兩家論也葛先生之爲佛爲仙未可知然必欲岐之是亦戰鴻乙者耳

毘盧如來爲佛中尊等等妙二覺不能窮其際况天曹列仙乎然平等視之即蟻螺之族莫不具此毘盧本體而况其上者丹井之間有毘盧閣閣之上有佛閣之即成一家理固應然無足怪者成意以大願力欲于郢結造像因緣予覥葛先生不能以丹砂與之姑予之以唾露君逢大力長者則字字皆丹砂也

書名公便面冊

便面一冊皆伯修先生宦中交游諸公詩也中多世外高人若卓吾石簣平倩詩書尤爲難得自伯修居京師凡伯修所與交游者予皆得而友之庚子以後

俏俏去世友人相繼或逝或隱去年復夾中郎寒厲一影飄零天末此中蕭颯豈可言喻小阮未央重拾取裝潢示予于二聖寺智者堂竹下閣筆不忍細玩嗚呼予雖欲不入空門其可得乎夫楮墨之中先太史神理所寄未央當以淨水名香供養之不可輕以示人爲褻具污却也

香猪贊

萬曆庚戌十二月之十一日予居沙市聞同衲子寶方過十方菴途周居士念淨云其比鄰鄧氏偶得償債猪一口數日不食欲殺之方礪刀

次而異香忽滿室徧覓室中無有則從猪身出

也耳目口三處尤香予與寶方遂拉居士偕往

觀之至鄧氏猪適在門外馴擾予與寶方以手

抹其耳有異香眼淚尤甚手至次早香尤郁然

感而作香猪贊

含靈雖同報趣迥別或處于山或居于澤即屬養物

亦多蠲潔不淨之尤惟茲剛鬣盤餐糞壤圂觀溝渠

喙與穢會身惟虱都專供鸞刀業報靡逾如何此畜

忽出妙香香氣滿耳香淚盈眶香滿牙齒氤氳非常

或云偶爾樂虛菌蒸是大不然茲實有情不同頑質

幻變無因或云爲災或云爲瑞或云宿業少福多罪
如比丘尼宿誦法華以破戒故後墮溷家以誦經故
口吐蓮花玆玆業海因果無差多生罪累感此丈猳
一念之善香氣交加是誠有之猶屬常見惟我大士
異類中現五臺薄荷冢中說法晁氏所書佛在豳頬
一月普攝印滿千江入流分身處處放光天見天身
龍見龍王蠕族蛸種蜾國蟻邦擊大法鼓建大法幢
維此異猪莫作𤠖曯亦非斗精亦非仙牧我方教體
純用聲音彼衆香國佛事香雲是大士者從衆香至
以香說法吸引諸類聞此香者普發深信是謂大士

說法已竟猶與此香旃檀雖同旃檀之香但能逆風
不能使人心地開通猶與此香遠勝牛頭牛頭之貴
價直閻浮不能使人增長薰脩此香大士不可思議
如阿欻國遇不再遇嗟爾衆生日夜鼓刀一餐不肉
預發腹枵豈知中有大士之胄何忍屠戮是烹是熬
有戒則香無戒則臭身是行廁心如糞豆香海洸洸
杳莫能救試觀大士芬香酷烈是何因緣可不努力
我來隨喜彌耳閉目雙淚橫流如見舊識以手撫摩
一宿猶熾矢心精進同歸香國和南作讚以代心勸

青溪雷說

遊青溪立龍女廟前有僧從其舍後門出一客謂隨行僧曰此卽前日雷擊僧弟子耶僧曰是也予問故僧曰今歲六月初一日大雨溪水暴漲浸僧後園僧與弟子同出視水師復入房取鋤授弟子雷卽隨來與弟子遇釋不擊火着衣服皆焦直至房擊其師卽死已立墻畔如一火燄蓑衣狀久之乃穴墻而出墻邊有麥一大甕甕破麥植立不散雷旣去欲收埋復震動醮祝後方得收予問僧此僧生平多作何事僧曰其人亦無他過失蠢蠢然耳蓋前因也嗚呼鬼神之理其灼然不可誣也久矣古之聖賢未嘗言無鬼神

也而斷然以爲無者自宋儒始若其果無也彼立墻畔如火餤蕘火者果何也偶值之又何以不擊其躬子而必擊其師哉或者曰雷果有神世之作惡者亦多矣何以不擊予曰天道在隱顯之間不可測可測卽人道也非鬼神之道也若隱若顯而忽示以祥忽示以威所以爲鬼神歟世之言無鬼神者其惑不可解也則請視青溪雷事作青溪雷說

金陵街石說

洛陽石經蔡中郎所書凡四十六碑至范蔚宗所見其存者僅十六耳自唐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本

委棄于野朱梁之變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日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紿之曰一旦虜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助賊爲虐鄩然之乃移遷于城內此神物所以不爲瓦礫而至今存者尹玉羽之力也宋天聖中部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甎甓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具言不可力懇不已至于叩頭流血遵以其沮格朝命罷之自是人無敢阻之者遵因此得進用此投書尉必佳士也實愛舊跡至于叩頭流血以請而不得以至失官亦甚可哀至今逸其姓名不得與玉

羽並傳則尤可哀矣予遊南都見其街多以青石爲砌瑩于鏡而有故老云此皆先朝舊豐石也予謂不然昔魏文取兩漢碑爲九華殿樓基識者已卜常垒之德不長況在盛朝寧有斯事姑無論聖明在上郎翊運諸公其識豈出白羽縣尉下哉六朝舊地物力原饒自多佳石且臨江水采取不難故老所傳不足信也

貞寃志

丁未予以下第寓京師時薊鎮督府蹇太保公理巷在密雲延予賓席太保公樂易豈悌待予若家人父

子閑則秉燭話言娓娓不倦也一日酒半酣公語予曰我初不信有鬼神事今始知其有并悟世間一切事皆有定數不可逃也予曰何也公曰我昔視山東學政時校濟南一府卷閱完列案已定俟晨發予夜臥甫下睫見一婦年可二十餘許跪寢室外頭而并衣服上血涔涔狼藉手伸一紙若哀籲狀予忽驚醒自云偶也復眠如故頃之前帶血婦人復來狀若前予醒自念曰此古署也豈老齡下及宋無忌之妖耶抑寃抑也即有寃抑我衙文使不治獄胡爲來呼侍史明燭予復臥頃之則向婦人復伸紙室外其貌不

異也而愁慘之狀有加矣凡三至以爲醒耶差不類以爲夢耶又了了無昏沉相予是時雖不知婦人所言冤者何事而知其決爲諸生妻以冤死無疑也遂整衣起坐中堂呼吏王暹問諸生案中有緣事者否吏曰止禹城縣生郝琚前以殺妻死降青衣今考二等應復廩予徵其牘曰在濟南道止批詳簿在此閱之不具顛末止見前學使周鶴臯公有批詞擬償而後寬之緣此生素勤學爲邑及諸生多方湔雪止革其廩予乃取案所註復廩塗之吏曰謂條約何予曰吾自有說吏默然予是時雖不悉郝琚所以殺妻之

故而知其以無辜殺妻妃無疑也辰起案出楚人吳
文學率諸生為琚請甚力且謂其貧而苦學須此廩
自給予不之許且徽咲諸生相視以目若悔來者予
以夢中事涉怪終弗言遂罷去後抵省取原牘盡閱
之乃知郝琚娶妻孫氏為婦生二男貧寒相依無異
故琚與羣儒結社講業是年將大比士琚咲謂友人
路宗商曰今年我必得附鄉書宗商曰果也諺所云
一中遮百醜矣琚出社自思祖父俱薄宦二弟年少
一尚未室我家世清白斯人何發此言此必屬吾閨
閫事然我家中無他人惟妹夫秦東軒居前院得無

與吾室人姦耶步歸家卽取其父宦車上劍入房捽其妻用刃亂斫妻口中猶喃喃問何事頃之頭面俱爲血汚斃矣後孫氏弟孫悌訟之然亦以有二子故難于檢視弁訊官及同邑諸生以其勤學憐之事得原夫郝琚恥其妻淫汚之故挾劍殺之亦似有男子氣情誠可原但以一戲謔無憑之語毫不檢察遂傷妻命何其孟浪至此至于嘲謔者以一語致人殺妻尤可恨也事已久定矣可奈何特奪其歲廩亦足以少洩冤鬼之忿予可搯手報女鬼矣然竟以事涉幻怪不欲言之屬憲長李公次溪憲副嚴公春門寘酒

相邀予私語以夢而左右多禹城人充臬司吏者皆稍稍聞之閱數日嚴公告予曰異哉日來所言郝生事禹城人復與予道之甚悉大略謂孫氏旣死一年餘忽至其家常聞其聲或弁見其形來甚忿且哭且言詈其夫曰我家世仕宦爲士人女粗知禮義旣至汝家辛苦支持供汝讀書養育二男汝作好秀才向人頭上立我豈不知體面作不肖事卽有之亦當審察的實上有公姑中有諸叔下有奴隸旁有四鄰細細詢訪豈無影響旣得實跡殺我何遲且我實不肖縱令汝碎斫萬段乃我自取我亦不怨如何聽任且

之言不分黑白將我膏血塗地使我生遭失節之名死爲含寃之鬼剮肉傷心九泉不忘今者天日在上汝豈不知我早晚訴之冥司令汝金木纏身乃復希望前程耶汝勿謂憲宗師考汝二等當復廩我當訴汝不令汝復也一家盡聞瑶不勝怖第不知所謂憲宗師者何云然聞不令復廩殊憂之諸友爲郝生謀曰曷哀告其父令其父來分解鬼必聽之遂如言懇其父其父至呼其女名卽應因語之曰自兒亡後念兒死得甚苦我老眼痛哭欲枯但汝夫一時錯疑致汝含寃事已往人鬼路異汝朝夕擾擾他家不得安

不聞兒欲伸訴不令復稟渠家貧困棄稟支持且汝有兩兒渠父復稟若有寸進家計稍裕略治田宅以貽兩兒不然汝兒在世衣不周身食不充腸縱汝在九泉之下心中何忍汝是賢女當聽我老人之言耶琚逆理傷情誠不足憐百凡念兩兒在世我年老不忍見外孫零落汝其詳之言罷嗚咽鬼亦嗚咽答曰阿公言豈不是但兒素性貞良被人無故殺隕空抱不白之寃兒名節亦重如何顧得兩兒我寃不報人將爲實有淫迹兩兒便是淫婦所生在世反不如死兒已訴之冥司憐我許我報怨阿公勿復再言父知

不可奪遂還後開代督學者爲公郝生巳膽落矣及
後考居二等應復廩而督學不准復人皆以爲宜報
所致而女鬼之言果驗禹城人之言若此非禹城人
尚不知公因女鬼之訴而詘之也異矣予備聞嚴公
之言而太息曰方女鬼言時予尚爲東州守也不惟
我之督學定郎生之考二等亦定矣予是時不惟知
幽明之玄遥而且知人士之一進一退眞斷斷乎有
定數無疑也明年移官江南道出禹城有二新孝廉
迎于郊詢郝琚事其言如嚴公而更詳自發案後琚
復見婦來索命一夕自縊死予見時益信作無冤論

者之安而大寃之必報爲可畏也因歸舟中草一記以爲世戒書而篋藏于家屬楊酋之變緗帙零落化爲灰燼邇年以來都不復省記今姑語其事于文末可以告人也予曰今聞之猶令人病悸也然惟公聰明正直其精誠足以通徹幽明故鵲亭之枯骨仰祈中霄以抒其憤非偶然也若夫朋友聚首不可輕爲戲謔至于人言不可輕信忿不可輕發鬼神不可不畏定命不可不安具見太保唾咳之中予遂次其語以爲志俾後之人觀覽焉

書遊山豪爽語

遊山次有友人云先上山時予向草中熟眠一覺甚快予曰公欲以一覺點綴山景耳非眞睡也予親見公目未合耳其人大咲予曰凡古來醉後弄風作顛者固有至性其中亦有以爲豪爽而欲作如是態者若阮籍之醉王無功之飲天性也米元章之顛有欲避之而不能者故世傳米老辨顛帖而世乃以其顛爲美欲效之過矣雲林之癖潔正爲癖潔所苦彼亦不樂有之今以癖潔爲美而效之可嘔也昔有一友人以豪爽自喜同入西山時初春乃裸體跣足入玉泉山裂帛湖中人皆詫異之彼亦沾沾自喜過數載

予私問之曰卿往年跣足入裂帛湖可稱豪爽其人欣然予再問之曰北方初春氷雪稜稜入時得無小苦耶幸無欺我其人曰甚苦至今冷氣入骨得一脚痛病尚未痊也當時自爲豪爽爲之不知其害若此然則世上豪爽事其不爲裂帛湖中濯足者寡矣

菩薩二乘說

任德山龍君超偶問菩薩二乘之同異予曰二乘與菩薩歴然兩途四果至辟支皆二乘也皆取有餘涅槃者也從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以至初地二地及十地等妙二覺皆由菩薩成佛者也皆取無餘涅槃

者也二乘怖畏生死急于脫離故佛譏此輩如麞獨跳不顧後羣惟菩薩悲智行願歷生死而不疲厭直至成佛二乘惟任化城菩薩終任寳所二乘除糞菩薩則明知已為長者子二乘任羊鹿等車菩薩則取露地白牛最上一乘若皆如聲聞二乘則佛種斷矣如長沮桀溺荷蕢丈人之流獨立高山之頂甘與麞鹿為羣即是二乘根器若夫子欲立欲達天地萬物一體即是行菩薩行今儒者所訶虛無寂滅正佛所訶儒者未細心看釋典宜其不知耳二乘從戒定上起菩薩從慧上起十信首位即生如來家為佛嫡子

故謂之圓頓然圓中不礙行布階級歷然蓋信位卽得金得金之後漸爲四天王頭上金冠漸爲帝釋天頭上金冠漸爲大梵天及色界諸天頭上金冠金體是一故曰圓融金冠漸貴故曰行布今衆學之後悟明佛性卽是得金因中涅槃與果上涅槃豈得頓同也

飲酒說

巳酉長夏俎風東流晏坐舟中予思到舟中以來巳近一月矣耳目清寂毀譽是非不到應酬減少生平飲酒不喜晝飲一飲則終日昏倦夜飲亦不喜多多

則夢寐不安次早神思不爽甚則助發淫嗔明知其爲苦趣然居人世以此爲禮見予素有酒名一席不歡則主人訝之不得已强爲之飲飲至漸多則已先欲飲又不待主人勸矣俗所云下坡酒也予不幸有此病未能逃世既不容戒易流之性又復難節其實敗德傷生害我之學道者萬萬必出于酒無疑也往事無論丁未居漁陽督府署中每夜取酒兩小瓶付之小奚讀書至二更則飲飲至一小瓶後便有醉意醉中粉壁上見自影鬚髯鬱然舉著後則髯亦連動不止顧而大咲其寂寞如此然半醉後拍拍滿懷酣

適不可言喻大都漁陽客迺薊鎮薊酒與易酒皆佳
可飲也惟與蹇大司馬飲則常不支蹇全不擇酒
或遇暑而敗者都不擇一吸而盡每飲止一吸即以
杯向下曰乾頗爲其速所困一日對飲予已大醉熟
眠而大司馬復出立松影下呼予侍兒云傳語汝主
人我正醒何辭臥耶汝記我半夜猶來此無半點酒
意明日切莫向我論量也次日蹇公苦頭眩不能起
延醫視之然予知是病酒私謂其令子曰尊大人病
至午後即愈矣已而果愈追思此老之興致與其儀
刑何可得也今亦化去矣嗣後予以老人不宜過飲

寮令所親止之不復出予每夜但小飲以爲常故予居署中讀書多著述富而學道時有透徹者以應酬絕而飲酒少也後入都門爲酒席所困出春明門如釋重負及歸家亦然凡入郢至石首及澧浦花源間皆無可奈何不別諸友逃去惟近來入冊一月中不飲酒夜飲數杯臥脾胃調適人見我好居齋中不知冊中可以養生飲食由巳應酬絕少無水炭攻心之事予賦命奇窮然晩歲清福延年益筭之道或出于此不然常居城市終日醺醺旣醉之後淫念隨作水焰火炎豈能久于世哉故人知我之爲逍遙游不知

其爲養生主也近日精神爽健百病不生甚以自幸
留此幻軀尚有別事可作因喜而書之

書繼洲及對山事

族兄繼洲名秩宗業儒不得志于塲屋中年學道家
言飲食起居極其謹慎後又學禪有育禪語之曰禪
惟悟性而已一切情慾當恣爲快樂于此原無妨礙
繼洲欣然從之飲啖任情且多不戒衽席久之遂病
嘆曰使我常學養生言病不至此育禪啟我以事事
無礙之旨未免恣意任習本爲放下却成放逸知拘
檢爲非不知流遁尤錯而今而後知古人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是吾人保命符已矣已矣育師誤我也遂卒當病時予親往問病耳聞之故紀于此繼洲爲人質直温良一族有事皆就而折衷焉後無子子其兄對山名惇宗予天道不可知乃爾惇宗爲農起貲財幾至萬金市膏腴田千頃晚修淨業每聞中郎與予一言則服膺終日常語人云他二人大聰明人言必可信故晚年勤修西方去時甚分明今日泊舟觸湖見兩兄庄上松樹鬱然偶念及之故書

書王尚甫事

王尚甫名承烽爲予表兄少失父母貧苦依予兄弟

中郎亦甚憐之奔波終日稍治一宅中郎去世其下斷腸之淚者親戚中惟尚甫耳予年來無伴侶又僻處後園惟尚甫時時往來寒暑不輟予有重病尚夫聞之或夜不交睫爲人性燥又不慎口故多招尤毀然高下在心非憒憒者亦知叅禪有解語其臨終口喃喃惟說佛乘去時命妻子無哭泣但爲我念佛自亦念佛不輟而逝初字質夫黄平倩遏公安字之曰尚夫都不解其意久之乃知質夫之兄貌似囮囮故人以王囮呼之尚夫者小囮也尚夫一日酒中語其兄以明曰人言弟貧不知我之襟懷富翁某甲子以

千金見鬻不與也以明咲而識之歲餘尚夫窘極謀于以明曰衣衫俱已典盡更無一物可典當柰何以明曰弟有一物減價鬻之亦大可治生何爲自窘尚夫徧覓家中所有不得苦求說之以明曰即弟向日不鬻與富翁之襟懷也聞者大咲尚夫辯有口予嘗謂之曰尚夫使子生于戰國時遂蘇張之後唾取富貴何難哉中郎家居時甚狎尚夫相對日夜不厭盖亦久而緣熟相見無主客之煩任情語話以破一時之岑寂耳尚夫十許歲時與中郎及予同學予問之若昨往妻家曾竊見妻面否尚夫曰描也描不成畫

也盡不就凡人問之即以此二語答後三十餘年中郎偶憶此語大書于尚夫所居之粉壁上其子已生鬚矣問尚夫二伯何爲寫此二語尚夫唉而不能答